芝峯類說 三之四

君道　聽諫　民戶　史官
帝王　賞功　官職　使臣
世代　兵政　官制　守令
政治、征戰　除拜　科目
制度　兵器　相臣　致仕
法禁　兵制　將帥
用人　寇賊　學士

芝峯類說卷三

君道部

帝王

說郛云經書稱夏曰后氏殷周曰人按白虎通云夏禹受禪爲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按史記夏后乃國號如陶唐有虞之稱故稱夏后帝啓夏后帝太康云云然則白虎通之言謬矣

續事始言周武王伐紂後貶帝號及秦始稱皇帝云周武貶號之說未知本出何書而史記稱湯曰殷

王則恐非至周而始稱王也
史記註云女媧蓋伏羲氏之女或曰妹也宋俞琰曰
女媧猶國名女真如左傳所謂女艾馬史所謂女
鳩女防莊子所謂女偊女商孟子所謂馮婦豈皆
婦人乎其說近矣
按三代聖賢之君夏帝禹帝啓帝少康帝杼帝不降
商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周武王成王康
王宣王周八百年而中興之君只宣王而已宜其
衰替而不振也按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中宗高
宗祖甲君奭又稱太甲祖乙而盤庚不與焉

白虎通曰殷質直故以生日名子如太甲帝乙武丁是也不以子丑名者甲乙幹也子丑枝也幹者本本宗故以甲乙為名今按夏有孔甲履癸則殷之先已有之矣

按伏羲氏立一百十五年崩神農氏立一百二十年崩黃帝在位百年壽百十一歲少昊在位百年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壽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壽百十八歲舜即位三十九年壽百歲或曰百有十歲禹即位十年壽百歲湯為天子十三年壽百歲古公百二十王季

百歲文王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一年克殷又五年崩壽九十三穆王五十即位五十五年崩

自古帝王享國四十年者甚罕三代以下唯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理宗在位四十年 皇明世宗皇帝在位四十五年神宗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享壽七十以上者漢武帝七十二梁武帝八十六唐高祖七十一玄宗七十八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 皇明高皇帝七十一上

下數千載間只此而已豈不難哉
按駕洛國首露王始生時剖金卵而出不日化爲男子奇偉長大生年即立爲王在位一百五十八年怪矣新羅始祖及脫解王高句麗始祖皆從卵生豈是時東方鴻荒始剖元氣未漓有此異事歟高句麗太祖王在位九十四年壽一百十九歲長壽王在位七十九年壽九十八歲云
新羅真德女主當高宗武后之世是亦天地間氣數如此耳
自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摠三千七百八

十五歲檀君元年戊辰至我　太祖元年壬申亦
三千七百八十五歲異哉以此計之自檀君元年
至　先王丁未爲四千歲也
我東歷年長久者檀君一千四十八年箕子訖馬韓
一千七十一年百濟六百七十八年高勾麗七百
五年新羅九百九十二年駕洛國四百九十一年
高麗四百七十五年

三　世代

自古帝王皆系出黃帝而堯舜禹身爲天子契之後
爲殷稷之後爲周益之後爲秦又漢爲堯後魏爲

周後齊梁爲夏後陳爲舜後隋爲周後唐即皐陶
之後宋又益之後也盖堯舜禹治天下稷契皐陶
益佐治者也皆有功於生民故其子孫迭興如此
按姓氏譜曰皐陶爲理官後因姓李氏唐即其後
也綱目註唐尊皐陶爲德明皇帝老子爲玄元皇
帝又宛委餘編曰李氏出於嬴姓云
史畧曰契帝嚳子也又曰姜嫄爲帝嚳元妃踐巨人
跡生棄以爲不祥棄之由此以觀殷出於帝嚳而
周非嚳後也
秦本記云顓頊之裔曰大業大業生大費註大費秦

趙之祖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又列女傳曰陶子五歲而佐禹曹大家註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大業即皐陶云然則秦乃皐陶之後也

李栗谷撰箕子宗紀曰箕氏世君東土又云箕氏主馬韓按箕子殷同姓箕即所封之國如微子之謂非其姓也宗紀以箕爲姓者蓋因流俗之傳訛而爲之說也

輿地勝覽載唐肅宗潛邸時欲遍游山川渡海到松嶽郡寶育以女薦枕留期月而別遂生男曰作帝建即高麗太祖之祖也世傳忠宣王在元有翰林

學士謂曰聞王之先出於唐書宗何所據耶閔漬對曰非肅宗乃宣宗也學士以為然按周官六翼曰宣宗隨商船渡海又事文類聚曰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遯迹為僧遊方外云考其時世則宣宗似然矣

按小說宋少帝㬎在元封瀛國公尚公主後乞為僧與公主適居沙漠誕一子時明宗亦適沙漠遂養為嗣即順帝也 皇明俞應則詩有曰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後嗣何其隆是也 攸治

楊誠齋曰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

虎之威嚴於山使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阱則龍
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劍矣由此
言之柄也者人主之山淵苟失其柄則人主之權
與威不在人主而在姦臣之掌握豈不危哉老子
謂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是也
明人文曰人主欲保身以保民惟不以天下與其心
而已不以天下與其心則内者不出外者不入内
不出外不入則耳目聰明而心志寧一何事之不
節何功之不成余謂内不出外不入乃養性之道
也豈惟人主凡為人者欲自保其身舍此何以哉

三代以下惟漢昭烈有古帝王之度如三顧草廬
成湯三聘之意其曰嗣子如不可教公可自取者
是又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先儒謂孔明爲三代以
上人物余謂昭烈亦然
大明 高皇帝指道傍荆楚諭之曰古用此爲扑刑
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嗚
呼真聖王之言也按本草蒙筌曰牡荆法司常作
笞杖驅肢體諸風大明律式例笞杖並以荆條爲
之蓋凡人跌撲易致傷風故也韻書楚荆也如榎
楚捶楚之亦此意歟

按永樂時知縣周益成化年知州徐季俱以罪當刑其妻奏翁姑年老願代死並蒙　恩宥洪武中給事中俟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皆得免罪嗚呼聖矣　皇上之心即堯舜之仁也

太宗朝放馴象于順天獐島象不食水草逢人則隕涙且嗁監司以聞　上憐之命押還豢養如初云嗚呼不貴遠物仁愛及物之意可謂兩至矣其視麗祖之使五十槖駞同日餓死者為如何哉

國初承麗季未遑禮樂而　世宗大王始制鍾磬唐俗樂譜報漏閣定時儀七政篇五禮儀三綱行宗

明皇誠鑑治平要覽歷代兵要皆出 睿裁鄭獜
趾英陵碑序曰實東方之堯舜是矣又秘記相傳
黃驪之山當有聖人葬之即英陵也數千年前已
有知之者吁亦異矣
明廟朝臺諫請誅陰陽具備之人以除不祥 上答
曰禽獸亦不可輕殺況人類乎投之絕域可也晦
齋先生謂大哉王言真天地父母之量也按成
廟朝二形人舍方智奸淫士族婦女而罪止杖配
未可知矣
萬歷已丑倭使獻孔雀一雙都中士女出而縱觀自

京城至漢江塡咽雜沓閭巷殆空極可怪也後命
放于南陽絶島嗚呼我 先王之不貴異物如此
先王嗣服之初留心學問日御經筵褒贈四賢尊禮
名儒退溪先生進聖學十圖盧蘇齋進夙興夜寐
箴註疏李栗谷進聖學輯要特加稱賞並令刊布
又命儒臣撰易詩書四書小學等諺解其引誘後
學之意吁其盛矣是故一時四方之士彬彬輩出
庶幾瀛洛之風不數十年世道漸降至今日則大
變矣
宣祖大王聖智出天凡邊事規畫皆自睿斷備局諸

臣每有下問以 上教允當覆啓而政院奉行不
及往往惶恐待罪故其時語曰惶恐待罪承政院
上教允當備邊司

制度

張太嶽曰開國之初庶事草創人情樸古大抵皆多
質少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中世當
其時人以為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
矣聖人知其然恒不待其滿而亟反之斲雕而為
朴毀圓以為方余謂此言政是日中則昃物盛則
衰乃其理也

明人有言宋議論繁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無垢有王伯大略當時用之未盡其才也余謂非獨宋也末世議論多而牽制於法磊落奇偉之士所以不得出也

宋葉夢得燕語云母后加謚自東漢始又呂公綽曰古者婦人無謚自漢以來皇后多因帝謚爲稱然左傳聲子生隱公註聲謚也漢高祖尊先媼爲昭靈后則前此已有謚矣按宋時皇后皆謚二字而以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後遂爲例

宰臣死而有贈謚非但示寵褒於一時亦以昭勸戒

於末世其意不偶然也自頃五十年間請謚之家甚多而亦常淹置不即議謚如李浚慶有表表功烈卒後四十年陪享 廟庭然後始議贈謚可勝歎哉

按皇明制法親王之子為郡王郡王之子孫以次遞降為鎮國輔國奉國将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禄米亦遞殺一千石至二百石而止宗室不得種田納税商販營利而常禄不給故貧乏不能存活又親王郡王将軍中尉之女為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其禄米亦有八百石至二百石之差宗室婚

姻喪葬之費皆官給云本朝之待宗室可謂優厚
而四代之外得舉進士則盖遵唐宋之制也但宗
室女雖公主翁主亦無一石之禄駙馬身死後始
給品禄似為欠典耳
皇朝禄俸正一品月支米八十八石通計一年則一
千四十八石視漢二千石僅半焉然斗石之大倍
於漢矣以是為差從九品月支米五石所謂禄薄
於宋者也
按稗史皇明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嶺海北
連沙漠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南北直隷二布政使十三揔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歲入米麥三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京倉漕運米四百萬石絹二十萬五千餘疋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綿布十三萬八百餘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京營并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各邊應發年例銀四百四十五萬各王府每歲祿米八百五十二萬石各府州縣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粮若干以入較出出者

常浮而入者常歉云以中朝而不能量入為出况
我國乎
高麗祿俸之制以左倉米十三萬九千七百餘石准
給內而宗室百官外而州郡鎭將下而吏胥工匠
莫不有祿第一科祿四百石第二科三百六十六
石以是爲差至十石而止本朝則平時以廣興倉
米七萬石分給祿俸視前代減損而國儲常患窘
之變後又減其半而歲入不足以爲出常引納而
充給何也
吏胥之有祿俸歷代皆然而國朝吏胥無給祿之規

有去官之制然不得陞遷更無生理其司緣欺罔
弄法作奸固其所也自變後吏額減縮權給月料
而議者猶惜經費欲加裁削亦不知其可也
軍資監平時有三十萬石故癸巳倭賊退去後尚餘
四五萬石以助軍餉以賑飢民今倉穀不滿萬石
脫有緩急何以濟之夫國無六年之蓄古人猶以
爲急況無一年之食乎是故均田節用乃生財之
大道也
按高麗太祖以長民者稱戶長統兵者稱將校此鄉
吏之始也前朝時鄉職九品曰軍尹八品曰甫尹

七品曰正朝六品曰侯尹五品曰正甫云其戶長之後多為顯族而今將校則其賤有同羅將盖名存而實無耳

按高麗國初選州郡鄉吏子弟質於京謂之其人則其人之稱久矣本朝以其人屬司宰監凡闕內燒木使之進排或勒徵價布由此防納之徒侵漁州郡為害甚矣

前朝時滿月臺高峻年老宰臣登陟為艱故出入給扶我國司之通政以上並給伴倘多少有差謂之伴人自變後軍額減縮親功臣外廢而不給焉

高麗之制出使人負鋪馬宰樞十匹三品七匹參上五匹參外三匹至於大小人員及守令覲親往来者亦給驛矣本朝則議改七匹正二品以上六匹以是為差正三品以下三匹七品以下二匹近因驛路凋敝又各減二匹故往来使命或未免犯法以濫數抵罪者有之且近来逆獄連歲逮捕四出如宣傳官等往往騎牛以行驛路之蘇復無日矣

雜記曰 仁廟初年大臣等以赦文内關係國家之言自 成廟朝始有之此非祖宗之法又非前古赦文所載今者正始之初不可因循獘法請改之

至 明廟朝李芑等更請仍用遂爲成例

國朝貢案是燕山時所增久爲生民之病 先王朝甲辰始設廳改定考其邑力之殘盛田結之多寡土産之有無酌量彼此那移均適百年宿瘼一朝頓革民庶瘳矣然防納刁蹬之弊倍蓰於前日胥吏弋利勢家隴斷公用不加而民力重困是寔由於國無紀綱人鮮廉恥之致者不大設更張則此弊無時可祛醫國者當有以藥之

富國之術在於錢幣足兵之策在於號牌蓋錢幣行則國用自裕號牌行則時無幸民其利益必大矣

用錢之議起於 先王末年廷臣獻言皆以爲可行而事竟寢號牌則頃在壬子設廳成籍公卿以下佩持數月而罷我國之習不能耐久如此惜哉故作事者非知之難行之爲難非行之難持久爲難

頒氷之法平時文武官通政以上及宗親全數賜給而未嘗告罄自變後只給正二品以上宗職而猶患乏絶每至秋節責徵於畿甸列邑其弊甚矣宗由國無紀綱官不察職典守下人恣行偷竊利其防納之致今日諸司之弊莫不如此豈不痛哉

歸田録曰往時學士入劄子但云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始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云按漢書霍光傳及諸書臣下皆只稱名蓋至宋而後始具姓名耳

陸放翁言今人書某為厶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見穀梁傳註云今我國箋計之文必以卬字終之曾見中國文書亦如此蓋凡事皆有所本矣

古人碑誌中多言皇祖皇考騷經云朕皇考曰伯庸按家禮神主式云禮經及舊本皆有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皇字今用顯可也大德元成宗年號

也按禮記皇考廟顯考廟註皇考曾祖也顯考高
祖也皇字盖出於此
按稗史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
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余按陸務觀筆記已有
之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劄衆月日亦用此字則非
創於 皇明而行用於公移文字盖自開濟始矣
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物色懸之宮門按省乃
入如所謂通籍金門是矣今記人年歲容貌者曰
軍籍户籍其餘物名數目之記者乃稱簿去
鑄字印書創自本朝非中國所有也自變後以刻板

為難多用活字而考校不審易致訛誤可恨聞
祖宗朝凡書籍有誤者監印官輒杖之故絕無錯字
且中朝冊板以梨棗雜木為之而我國維用梓木
故板子甚難刋布不廣乃我國之拙處也

法禁

漢仍秦法至于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而或云
宮刑不廢景帝復孥戮晁錯至武帝用法益嚴宣
帝亦踵之及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東京因而不
改此秦漢以來寬猛之所由也今倭奴用法極酷
視人如草菅且尚氣任俠有戰國風習豈亦秦之

遺俗歟
張太嶽曰恭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
聖人之威又曰本朝之治簡嚴質朴而近時迂腐
之流乃猶祖晩宋之敝習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
不識治理者也余謂張之論宋敝習是矣但所論
常主於嚴刻雖有一時之事業其不得保全令名
宜矣
按漢書市井子孫不得為吏高麗史工商樂人之子
雖有功只賜物禁仕路云今則非但工商之子身
為牟利者以此必納銀輒許免役除職為通政嘉

善者亦多其如名分何
中朝將官常時不牽馬軍中則文官亦不牽馬法制
然也　先王朝命武臣依中朝不許牽馬至今法
司糾劾未一兩月而止我國禁令之不行每如此
諺曰高麗公事只三日者信矣
屠牛為國大禁故牛肉謂之禁肉我國之俗不畜羊
豕宰牛而食閭閻下賤至以此為生業京中至外
方一日牛死者不知其數　先王朝屢教申嚴法
非不重而大利所在莫能禁止至於館學之內宰
殺無忌尤可駭也語曰既食其力又食其肉可為

惻然余意老病之人雖不能不食者四內則不食庶可矣

在平時吏兵曹奔競之禁甚嚴而薦望必不愜公議則臺官輒論劾或推或遞罷故俗謂銓官常帶推考者此也每大政則翰林二員分詣政廳書其得失有宣醞則坐於正郎之右余為史官時亦嘗預焉 祖宗朝立制之意有在而今不復見矣

平時都城內外謂之禁山松木欝茂壬辰兵火之餘國法解弛日就濯濯又自頃年以來虫食葉殆盡數十里內稚松亦無餘者四山盡赭所見慘惔術

者乃謂漢陽氣衰所致倡為移都之説可勝痛哉
平時儒生騎馬有禁故佼生穿屐徒步罕有騎行今
則着靴跨馬一似朝官模樣絶無徒行者且平時
雖長者着行纏穿直領衣今則少者皆着道袍去
行纏穿分套雖子弟見長者亦然習以為常則可
見時俗之變矣
東方之人雖曰好着白衣然國有禁制故 先王朝
猶有白衣禁亂士人無職者出入亦穿紅衣直領
余幼時及見之蓋着嘉靖乙丑以後累經國恤仍
着素衣遂成風俗今則紅直領絶無而擧國皆衣

素業人笑之
改嫁子孫勿叙東西班之法始於 成廟朝而士夫
家恥之雖青年寡女絶無改醮者雖謂比屋可封
可矣但此法之立有同抑勒恐非所以通行古今
天下者也然壬辰之變婦人知以貞潔自守甘心
屠裂不汚於兇賊者不紀其數至於無知賤女罵
賊而死者亦多豈非敎化之所致歟
我東方素重名分壬辰之變擧國瓦解而世族大家
擧義討賊迄至恢復蓋其効也奴婢之法始於新
羅而亂後或以軍功或以納粟輙許免賤冒僞滋

多以至登科頂王者比比故蔑視士族凌侮其主至有叛弑之變日後之憂恐有不可言者

庶孽被錮始於太宗朝因右代言徐選之言遂爲定法非古今之通制也萬曆癸未栗谷主兵因邊患建言庶孽納粟者許通赴舉宗出於一時權宜之策而議者以爲不可至於論劾凡事變通之難如此然自壬辰亂後庶孽不待許通而赴科登仕者多矣

雜記曰讓寧大君妾著紫衫爲禁吏所捕寅緣大司憲吳陞妓妾請釋陞語禁吏俾勿告執義以下問

備于陛因請罪　上命罷陛職云今則井市倡賤
皆服紗羅綵段而莫能呵禁況王子大臣之妾乎
亦世變也

國朝銀禁甚嚴平時　天使接待亦用土物爲禮而
己壬辰變後防禁遂弛市井之民以銀爲貨自後
此弊濫觴頃年太監劉冉兩　天使出來時刮取
銀子累萬兩掃國內以去近則徃來差官求索亦
甚中朝之人視我國爲利窟後日之患有不可言
者

用人

古人言堯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余謂非獨堯也齊桓寄耳目於管仲而齊以覇漢高寄耳目於蕭張而漢以帝雖君不堯臣不舜而其一體相須則同也秦之二世乃以耳目寄於趙高鹿馬易形而不能辨群盜滿山而不得聞以至身死國亡而不悟噫信任一也而所托非人則耳塗於諛謟目錮於邪佞其不為秦者尠矣

宋景文筆記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

誅之人多也余謂治世之士非盡君子也亂世之士非盡小人也君子得勝而小人不得有為則不害為治世小人得勝而君子不得有為則不免為亂世治亂之分只在於君子小人多寡勝負而已王巖叟疏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治平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釀成禍患云此真經歷之言也欲知其人之邪正惟以朝廷安危治亂定之而一人之進退關於

世道者如此豈非可畏哉
宋仁宗問相於王素素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有是哉言乎以此觀人則邪正立辨可為王者用人之法也
先王朝朴崇元為江原監司臺諫以迂拙劾遞 上曰世人皆巧崇元獨拙是可取也竟不允又於筵中論諸臣能否 上曰湜也拙篈也固執湜即申湜篈即許篈申公感 上知遇因以用拙自號云

聽諫

古者諫無官使人皆得以言而猶慮其畏難而不敢

盡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賞之使
言而猶恐其阿諛不直諫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
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後世厭諫之主非惟不賞又
從之以刑則是自塗其耳目而終至於亂亡而已
吁亦異哉

歐陽脩上書于仁宗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
而常至於亂者患於好疑而自用也疑心動於中
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
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
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見而自用則多失多

失則忠臣必以理而爭之激其君之怒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人主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也余謂仁宗明主也而歐之進戒如此可見忠愛之至也

明道先生曰所貴乎建言者補闕拾遺上有裨于君德下有裨于民瘼若黨同伐異傷殘善類寧甘譴廷恥而不爲也吁善哉其言之也世世有進言者名爲補闕拾遺寔則黨同傷善君德時政之得失是

非無一言及之者誠能即此而審察之則其人之
邪正亦可知已
唐肅宗即位靈武程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
胡致堂上書于宋高宗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
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遂居
尊位建立太子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
安歲月此失人心之大者也云云予以見高宗之
罪甚於唐肅矣
賞功
永樂中論平交趾功 文皇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

便原吉對曰賞賚于一時有限陞賚于後日無窮
多陞不如重賞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賞有差云
此言真格論也
權陽村言新羅之法戰死者厚葬而爵賞之賚及其
一族人爭慕効以死為榮有古戰國之風今聞倭
奴之俗亦如此是豈徒習尚然哉以有刑賞以驅
之耳若刑不必賞不信何以為國乎
自古軍功以斬馘計級行賞其意有在而壬辰倭變
議者以射殺計首級論功故虛張戰功詐冒居多
前後射殺殆過賊數而賊不少損充斥如故虛僞

甚矣
我國無金錢寶貝天下之貧國也夫軍賞不踰時而將帥出征空手而往戰馘之賞無以應之不過列名上請朝廷而所謂論賞者只是加設職禁軍免賤限年免役復戶而已噫官爵有限實非可繼免賤濫多正軍日縮況一張告身未免虛套以致群情懈怠而激勸無方殊非細慮古人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今乃欲以空名爲重賞以虛惠得死士不亦難乎
壬辰倭變乘輿西幸國內空虛賊兵充斥號令不行

幾於無國者逾月矣嶺南郭再祐金沔湖南金千
鎰高敬命湖西趙憲等倡起義兵傳檄遠近自是
民始有向國之心州郡士子在在召募以義務稱
號者無慮百數以至勤除倭賊恢復國家乃義兵
之力也及事定之後悉以軍功作爲隊伍或分防
海陣或上番京師其怨苦極矣至如納粟之類亦
皆不免非但罔民失信他日有事必不得力謀國
者宜有以善處焉

兵政部

征伐

蘇文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戰者必亡眞名言也昔吳夫差秦始皇秦符堅隋楊廣皆以好戰而亡漢武帝唐太宗幸而免耳且夫好色之禍不惟死而至於亡者多矣三代之亡皆是物也而齊東昏陳叔寶亦以至亡夫差楊廣又兼焉者也漢成帝唐明皇幸而免耳由此言之好色之禍甚於好兵女戎之稱信矣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決勝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上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之二

人以詐力相尚而其言如此况仁義之將乎是知
和與信為固國用兵之本也
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
上註藏於九地之下喩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
之上喩來而不可備也余謂此說未瑩按符應經
曰陽遁直符後一九天後二九地陰遁直符前一
九天前二九地九天之上利以揚兵九地之下利
以伏藏是也太玄經註所謂九地屈原天問註所
謂九天與此不同
淮南子曰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

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廟堂之上而决勝千里之外余謂此謂廟勝也為國者能存此言則不待交鋒而勝負之形立矣

東閣雜記曰我 太祖嘗征元剌見毁垣中有一人裸立掩泣曰我元朝杜元拜住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 太祖即解衣衣之遂與俱來恭愍王授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按攷事撮要我 太祖擊東寧府以元樞密副使拜住等三百餘户還是也

對馬島舊屬新羅不知何時為倭奴所據按 世宗

朝己亥五月倭船三十餘艘入寇于庇仁海州等
處　上欲乘虚擊之命領議政柳廷顯爲都統使
崔閏德爲都節制使親餞于漢江亭發慶尙全羅
忠淸等道兵船三百二十七艘一萬七千人賫六
十五日糧渡海至對馬島知浦賊皆遁逃乃攻奪
賊船一百二十九焚賊巢二千斬首虜并二百餘
是役也五月二十一日出征六月十七日發船七
月初三日引還苟非神筭不測何以迅疾若此亦
可見　祖宗朝兵力之盛矣今國家自經壬辰變
後專力於舟師而三道兵船僅九十餘隻戰具不

卒又不齊整倉卒難以取勝可歎
日本關白平秀吉統合諸島聲言假道入犯 天朝
屢遣使求和我國舉義斥絶之壬辰四月秀吉遣
其將平秀家行長清正義智等三十四將兵二十
五萬號五十萬渡海自釜山至平壤每一舍築壘
據險分陷八道我國軍民衂死者不記其數晉州
城陷六萬人同日殲焉搜山剔藪殺掠士女罔有
紀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禍也癸巳 天朝提
督李如松統率南北兵四萬餘名攻拔平壤以復
三京賊退屯于沿海釜山等地丁酉賊再逞 天

朝又遣提督麻貴董一元劉綎陳璘統水陸兵十
四萬分四路進勦至戊戌秀吉死賊窮蹙卷去
天朝前後發兵二十萬帑銀數萬兩山東糧二十
萬石以救屬國 皇恩罔極此又前古以來所未
有之事也
壬辰變初巡邊使李鎰到尚州不明斥候人告賊逼
鎰怒其惑衆斬之以徇故賊已入境而無敢告者
鎰聞賊砲聲始出屯城外賊兵滿野我軍驚潰死
者山積鎰僅走免時副元帥申硈駐忠州金牧使
汝岉在軍中請把截鳥嶺硈不從乃背獺川而陣

賊踰嶺直擣我軍流尸蔽江砬亦赴水死二人乃
一時名將而臨事齟齬如此盖其素不習戰故也

兵器

易繫辭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左傳曰桃弧棘矢以
供禦王事盖古者弓矢皆用木矣列女傳云傅弓
以燕牛之角左思賦曰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塡
廐而駔駿註燕角弧出幽燕地紀昌以燕角之弧
貫蝨是也虞世南詩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此
盖以燕牛為燕犀也

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五兵者戈戟殳酋矛夷矛

也管子曰葛盧之山發黃金蚩尤以爲鎧此兵革
之始也漢高起兵時祭蚩尤於庭豈以始制兵革
故歟
自黃帝習用干戈以誅蚩尤而舜有三苗之征禹有
防風之戮嗣是以後叛亂相尋生民之不幸噫其
甚矣

稗史言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
之害故軍中寨柵埋樹木向外名曰鹿角然則軍
中鹿角之制亦久矣

言兵者多言車戰之利以其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

之有脚之城衛青以武剛車取勝馬隆哥舒翰馬燧皆用此破敵盖内藏軍馬糧草使敵馬不得衝箭不得入敵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乃野戰制勝之長策也

砲字從石一作礮盖古者用機以飛石至元始有火砲横行域外所向無當者此也今西北二虜不解習砲豈非生民之福乎

鳥銃出於西域用以捕雀而倭奴學得其制於呂宋之國壬辰之變始為兵器我國人驟見而遇之輒死寧不駭散倭奴雖慣戰輕進其取勝寔在於此

我國火砲始于麗末有判事崔茂宣者學得於元焰焇匠云　先王朝有火砲匠池壽慶源陷城時被擄胡中胡人使習放而觀之壽故令觀者聚於一邊以砲中殺之胡人怒而支解嗚呼烈哉

我國戰艦制甚宏壯人言倭船數十不能當我國一戰船李舜臣爲全羅左水使創智造船上設板蓋形如伏龜謂之龜船至壬辰用以制勝盖賴於舟楫之利也然元均代舜臣則以百餘戰船敗衂無餘舜臣代元均則以十三戰船摧破六百艘蔽海之賊亦在乎將得其人而已

兵制

按古者人生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晉時以十六爲丁故范寧上䟽曰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二為半丁傷天理困百姓謂宜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今我國以十六為丁而闕軍充定有常額故守令急於免責以乳下黃口冒年簽充其傷天理困民生不亦甚乎

我國平時中外軍額十八萬零戶保通計則無慮五十萬而自經倭變見存僅六萬雖年年設法充定之而絶戶流亡者尚多未充至於京外哨軍不下數

萬而元軍及公私賤並入編伍實數亦少緩急難
恃極可寒心是雖亂後生齒未敷實由士族閑遊
者衆而應役之民寡故也若非大段更張恐無善
策爲國者宜致思焉

吾東方在三國鼎立時號爲強國唐人謂高麗善守
城又謂攻城必取未有如高麗者到今兵力單弱
非但不能取於人亦不能自守何也唐太宗時高
惠眞以十五萬衆救高麗以瓜分之地而軍衆如
此今三韓一統而當國者每患無兵嗚呼是豈理
也哉

前朝時紅巾賊十四萬氷渡鴨綠江直擣松京前鋒與羽報偕至恭愍王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之云可見衰麗兵力猶勝於今日也在平時嶺南軍兵十餘萬而壬辰變初余以防禦使從事官赴嶺南則軍兵潰散無一人至者招募累日只得數百步卒而已况今國力又非壬辰之比二十萬兵倉卒何從辦出可為寒心

養兵以養民為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未之有也我國之兵不為預養而倉卒調用遇敵崩潰勢所必至雖使韓白為將亦無奈何壬辰之已事可鑑今

內而訓鍊都監外而諸道列邑設砲殺手伍之制視往時軍容稍若可觀而民力已竭倒懸日甚旣失休養生息之方恐無緩急效用之宗任事者盍亦思其本乎

咸鏡北道士馬精強甲於東方而自亂後生齒日耗土兵凋損重以近歲癘疫死者殆且數萬比平時存者不滿十分之一且本道武士終身苦戍不得登仕於朝以故不樂赴擧絶無控弦之人古語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土兵如此緩急何恃可爲寒心

兵曹炬制 平時一炬 賊現形二炬 近境三炬 犯境四炬 接戰五炬 木覓東某 一烽准我菴 山咸鏡江原 茅二准穿 嶺准毋岳 某一柄兩西 陸茅四准 毋岳茅二 柄兩西海

按周時擧僞烽漢時烽火通於甘泉宮漢書音義曰邊方寇至卽燃火擧之以相告曰烽火晝則積薪燔之望其烟曰燧蓋漢以上則寇至乃擧烽矣唐書曰鎭戍烽候率相去三十里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擧一炬謂之平安火餘則隨寇多少爲差云我國烽燧之法蓋用唐制耳

寇賊

高麗高宗時蒙兵連歲來侵虜男女二十餘萬殺戮不可勝計王遷都江華諸道郡縣皆入保山城海島云是時生民之禍亦極矣今山城遺址在處有

第五准閑
花山金羅
忠清毋岳
即鞍峴

之豈其時所創歟
中朝人許儀後被擄在日本壬辰年前知倭奴將入寇密報于 天朝其言曰日本用兵之事曰多張旗幟以壓敵氣一兵十旗者有之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有之勝則長驅不顧敗則喪膽亂奔長於陸戰惟知亂殺短於水戰不識火攻假和詐降以敗敵國善築城圍以 陷敵城最惧急攻惟善緩戰急則措手不及緩則從容養威其船隻又最不便廣面尖底難以動搖甚易攻也以已驗者觀之此言皆是壬辰以後我國舟師能用少擊衆

所向皆捷以此故也
壬辰倭賊初入都城計誘愚民不殺戮之故近京避亂之民相率投入殆滿城矣翌年癸巳天兵攻拔平壤進逼京城倭賊發憤乘夜焚蕩盡屠城內居人百無一脫乃正月二十四日也每年是日陰曀愁慘蓋寃氣使然耳
壬辰倭變出於倉卒而我國地方褊狹殆無乾淨處惟湖南一道湖西右道獨全士女多歸之且倭賊以我國人為嚮導故無遠不到所謂幽險之處則避亂人爭相投集彌滿山谷反為賊招騈死者不

知紀極至於咸鏡北道地勢如瓶項一入而不得
出其免於鋒刃者甚罕反不如在平地隨賊去向
東西奔避之爲愈也
我國州郡於壬辰變初或力屈被陷或奔潰不守則
有之矣無一人降附于賊者惟會寧土兵鞠景仁
叛據府城執二王子及宰臣金貴榮黃廷彧北兵
使韓克誠會寧府使李瑛等數十人迎款于賊賊
以景仁守會寧鞠世弼守鏡城退據吉州評事鄭
文孚等起兵討景仁等誅之又甲山人殺南兵使
李渾送首于賊以爲嚮導至癸巳 朝廷遣府使

林恂以討捕斬叛者二十餘人然後始定可見北
道人心之強悍難馭也
姜沆聞見錄曰丁酉倭賊再逞時平秀吉令諸倭割
鼻以代首級故倭卒遇我國人輒殺而割鼻沉鹽
送于秀吉秀吉閱視後悉藏于其國北郊大佛寺
傍作一丘陵以威示國人云血肉之慘擧此可知
而是時我國之人無鼻而得生者亦多矣

民戶

夫民愚而不可詐也賤而不可勝也人主得之則為
天子失之則為匹夫故曰民者君之天也

唐虞時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零周成王時民口千
三百七十一萬零漢平帝時民户千三百二十三
萬零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零光武時户四百二
十七萬零口二千一百萬零桓帝時户二千六百
七萬零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零唐天寶時户九
百六萬零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零今皇明萬曆
中天下户一千五百餘萬口六千五百餘萬亦盛
矣
漢法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註里魁掌一里
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之善惡以

告監官可謂詳且備矣按太公陰符云爲君守成爲吏守職爲民守事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此蓋三代之法也我國亦有什伍之制而不能修擧可歎

洪武初置户帖書各户之鄉貫名歲以字號爲勘合用半印頒諸郡以帖給民令有司比對有不同者即發充軍官隱瞞者斬又創賦役黃冊其制詳且備矣我國則法禁解弛户籍尨爲虛簿不知其宗數可歎

高句麗之亡李勣以王臧及大臣等二十餘萬還京師又移三萬八千三百户於江淮之南及京西諸州云是時東民之移入中國者殆半矣

世傳開城府城内民户前朝時十三萬而遷都後僅八千餘户今漢都平時户八萬不及開都之盛而亂後死亡殆盡至今二十許年未滿數萬户生聚之難如此

芝峯類說卷四

官職部

官制

按虞書秩宗周禮宗伯秦之奉常漢之太常一也至梁始加卿字後世謂禮部尚書爲大宗伯與太常歧而二矣

湯置二相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漢以周勃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韻會曰左佐也右手之佐也人道尚右蓋漢以前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高位爲右職如曰朝廷無出其右是也後世官制

乃先左而後右未知所以也
太子洗馬官名按洗先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出則有先馬言騎而為太子儀衛之先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挾輿先馬註先馬導馬也

執金吾漢軍衛官名即 皇明之錦衣衛也史記註吾禦也言常執金革以禦非常或曰金吾杖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或曰金吾鳥名執此鳥之象故以名官又稗史曰金吾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此說本出山海經及博物志未知孰是

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自天子以至諸侯皆以里數多少爲差逮漢時始分其民以户口多少分封於是有千户侯萬户侯之目至于唐宋又有實封真食之稱則與古制異矣

自魏晉至梁陳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於板上爲鵠頭書按綱目劉宋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黄紙板與版同今謂仕籍爲仕版盖以此也

張天師乃張良子孫張道陵以來世以符籙祈醮爲事自宋尤授職號天師 皇明初改號真人秩正

二品與孔子世衍聖公相等而班次在衍聖公之右以中朝而尊道重於尊聖何也

前朝時密直司或稱中樞院卽今之承政院置知奏事一人左右承宣各一人左右副承宣各一人堂後官二人知奏事或稱知申事卽今之都承旨承宣或稱代言卽今之承旨堂後卽今之注書也吏屬則置別駕主事令史記官通引并三十六人今吏輩稱別駕以此

宋時樞密院顓兵政與中書稱兩府皆搢紳大夫爲之我國中樞府乃宰臣置散之地卽宋之樞密使

也其位任亦尊矣今則醫譯微賤之輩皆以賞職除授宰臣罕得爲之名器屑越甚矣

三載考績古之道也商周以上無論已漢時爲官者長子孫病三月乃免其久任責成之意可見而數易之弊莫甚於今日朝拜夕遷超越無漸呈病卽遞不待准朔視官爵如傳舍此弊不革則雖使賢且才者布列庶位何暇治其職察其任乎聞 世宗大王知人善任才大位卑則不次擢用人器相稱則十年不遷此今日所當法者也

在前允官必計朔陞遷如銓曹郎官非滿三十朔則

不得遷轉例也按佔畢齋集曰鄭錫堅自吏曹佐郎陞持平諫院啓以銓郎未箇滿而陞遷不可降爲刑曹佐郎　先王朝唐興府院君洪進由六品二十餘朔拜獻納猶以驟陞引嫌近來銓郎及言官或逐月陞遷登第未五年超堂上未十年致宰相者有之至於五六品守令以微勞躐堂階者比比官爵如土末流濫觴日滋月甚識者之心寒矣法典禮曹四館以文官除授而玩易齋姜碩德不由科第以進而爲大司成及知禮曹事蓋　祖宗朝爲官擇人故如此而自大典頒降後無此例矣

五峯述先祖並推恩以生父祖仁祖朝命追崇尊者不許生家

陸放翁言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時有省官不如省吏之語今槐院寫字官食三品祿又受月料及丘史價合計祿俸與大臣相埒制致之不均蓋自古如此

中朝官制五品以上為大夫故得推恩三世我國唯從二品以上實職者得贈先代至 宣祖大王初年大臣建議朝臣之追贈者許推恩所後父母而不得幷贈其所生父母遂為成例蓋出於重宗統之意云

西北兩界方伯挈眷限二周年交替其來已久而頃

年朝議以下三道依兩界例忠清監司兼公州牧使全羅監司兼全州府尹慶尚監司兼大丘府使各於本處設營使之率眷久任未幾用言者罷之我國凡事不能耐久如此今有還設之議而迄未施行然要在於擇人而已

玉堂官例兼知製教謂之內知製教以他官兼者謂之外知製教凡時急教書必命玉堂官為之 先王朝有洪某在玉堂文拙不能撰進郎辭遞而去盖畏公議故也

從二品以上謂之宰相朝廷待以優禮在前非有才

塗功德罕得至焉　先王朝金公繼輝博學能文
負一時重望而官至參判孫公軾別無履歷聲稱
而驟陞嘉善金公謂人曰孫軾亦嘉善吾亦嘉善
聞者大笑盖金公非媢嫉者乃慨歎之言也
平時通政以上官甚少正二品以上不過十餘員僅
備實職而已自十許年來爵賞多歧至於超越階
級者有之正從一品幾五十員從二品以上二百
餘員通政則不啻倍之軍功納粟醫譯宦官雜類
亦有官至一二品者名器漸輕人視之不甚貴重
爲宰相者亦或不能自重其於世道何如也

國初以來官制正二品牧使則曰領牧使從二品則
曰判牧使通攷則曰行牧使自大典頒降後凡階
高職卑者稱行階卑職高者稱守故從二品以上
不復稱領判摠稱行牧使云
內禁衛司僕羽林衛是謂禁軍如漢之材官彍張唐
之虎賁彍騎是已前朝時簡選有風彩者入侍兩
以識理者爲最勇敢者次之本朝之法騎曹郎官
完議可否觀其門地准其身長試其武藝故爲禁
軍者皆赳赳壯勇之士自亂後軍功納粟賤雜
類無不除授不問門地才藝之如何苟充其數况

雜甚矣
法典內諸道驛丞以書吏積仕勤苦者差遣而金安
老爲吏曹判書時改驛丞爲察訪盡以門蔭子弟
除授由此吏胥之職唯渡丞而已非法典本意也
我國備邊司之設始於 明廟朝乙卯年而今則軍
國重事一皆委之且訓鍊都監自 宣祖朝甲午
年創設教習砲槍等技今則事權漸重爲一大衙
門主兵之官只管軍簿奉行文書而已
國初以來功臣有 太祖朝開國 恭靖朝定社
太宗朝佐命魯山時靖難 世祖朝佐翼敵愾 睿

宗朝翊戴 成宗朝佐理 中宗朝靖國定難凡十起功臣 宣祖朝有光國平難扈 聖宣武請難五起功臣而扈 聖叅勳者至八十六人醫官譯官內侍瞽御並得叅前所未有也

除拜

侯鯖録曰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噫古亦然矣今爲甚焉

五代時王進以善歩官至節度使歐陽子曰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

人得而易輕余謂君子小人常相上下小人在上
則君子在下名器一輕則朝廷遂卑而國不國矣
古之賢人君子褰裳褰足長往不返者爲是故也
吾學編曰宣德初內閣謂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部
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方面風憲郡守人多嗜進
覓薦至行金錢相請云云今國家監兵水使及關
防守令皆令備邊司薦擬一官之窠所薦者多或
至二三十人以致奔競成風銀銅有臭天下之弊
一也可爲寒心
高麗時頒政有定式十二月爲大政六月爲權務政

過此則雖有缺未嘗差擬至崔忠獻專國始變舊
制有政房之稱本朝則一年兩都目外隨闕隨差
或至逐日為政與古異矣聞中朝每月二十三
日吏部會選其餘則唯大段除拜會推而已
明廟朝申光漢為判中樞府事相臣沈連源尚震啓
以申光漢立朝最久年高有學而久在從一品請
陞秩除領經筵資其勸講於是特陞正一品今則
時任議政外雖原任大臣不得兼帶領經筵固非
舊制也
柳眉巖希春海南人博學強記 先王朝久任副提

學不許遷動後陞資憲在前正二品無降拔副學之例　上曰柳某可合雖無古例可除之後金䥒亦以資憲特拜副提學用此例也

平時初入仕必愼擇除授故吏蔭之外有六條俱備孝子里選先賢子孫擢用之規近來此規盡廢注擬之際惟視勢力之高下不問人器之稱否公道幾乎熄滅矣

近世承旨𣅜少者朴東亮年二十五以扈從勞自正郎超拜同副承旨尹暉年三十以司諫陞同副承旨　先王朝甲午歳都承旨張雲翼年三十四左

承旨吳億齡年四十三右承旨具宬年三十七左副承旨姜燦年三十八同副承旨鄭光績年四十四余亦忝右副承旨年三十二時謂政院爲滿座青春云

相臣

古人曰不識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芝峯子曰噫有國者使相與將尸利而已則危孰甚焉

按小說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絶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喝相公尊重客蹴踖起退及富

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頗效之云觀此則今相臣接人之禮盖用唐法耳

唐張弘靖三世秉鈞楊巨源有詩云伊陟無聞祖甞賢不到孫時以為善今權吉川盼之先祖陽村近贊成踶議政擥三世貴顯故余嘗次其壁上韻曰一時富貴公侯伯三世文衡祖子孫亦記實也

龐籍為郡掾夏竦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龐曰宰相豈得貧乎竦曰一等人中貧爾後龐退老有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此韓昌黎所謂貴而

能貪負者也
明太師張居正在閣十六年以專擅得罪於一時以不奔喪得罪於士論然其自言曰僕不難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分謗任怨以圖共濟又曰既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足畏也又曰吾平生學在師心不但一時之毁譽有所不顧雖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余謂張之作相事業未知如何而大抵凡人自信如此方有所建立耳
高麗初置廣評省摠領百官置侍中侍郎等職後改

尚書省置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忠烈王時併于中書門下為僉議府置都僉議沿革不一未能悉舉本朝議政府盖仍僉議府之稱也

我朝人父子為議政者黃喜黃守身李仁孫李克培鄭昌孫鄭佸洪彥弼洪暹鄭惟吉鄭昌衍而鄭惟吉之祖鄭光弼亦議政實三世矣父子為狀元及第者金訢金安老三世為狀元者金千齡金萬鈞金慶元是誠罕有者也

黃喜為相時金宗瑞為工曹判書嘗於公會呈酒果于座上喜問備出何處吏對以工判處諸位虛乏之

署使公備耳喜曰國家設禮賓寺于政府傍者為
大臣也若虛乏則當令禮賓寺備來何可私自公
辦乎乃致宗瑞于前峻責之可謂得大臣之體矣
國朝以來南武入相者甚罕黃守身南智韓確韓明
澮尹士昕慎守勤朴元宗不過十許人而已
先王朝四十一年為相者李浚慶李蓂權轍閔箕洪
暹李鐸朴淳盧守慎姜士尚金貴榮鄭芝衍鄭惟
吉柳㙉李山海鄭彥信鄭澈沈守慶柳成龍李陽
元崔興源尹斗壽俞泓金應南鄭琢李元翼李德
馨李恒福李憲國尹承勳金命元柳永慶奇自獻

沈喜壽許頊韓應寅凡三十六人而李浚慶 明
廟朝已爲相
萬曆己丑年倭酋平秀吉遣玄蘇等請通信 上令
廷臣二品以上獻議多以通信爲便李韓興山甫以
爲不可許尹海原斗壽以爲宜奏聞 天朝 上
竟從其言逮壬辰倭寇奄至 天朝不疑我國發
兵應援以先前奏聞故也時海原公斥在外 上
謂宰臣曰尹斗壽有才智可任今安在耶亟 命
召赴行在遂拜議政委任甚專盖亦不忘前議云
國朝年少入相者除耳目不及者外 先王朝朴淳

李山海金應南年五十柳成龍李元翼年四十九李恒福年四十三李德馨年三十八又年老入相者沈守慶李獻國俱七十五近世所罕也

將帥

世有暴將殺人以養威酷吏殺人以衒能庸醫殺人以試術其罪甚於凡殺而一無坐之者嗚呼曷僭甚矣生民之不幸也

昔李廣殺降卒七百而不得侯虞詡殺降賊數百而遂不振近世號為名將者專以戕殺人命立威取名多不得良死豈非嗜殺之報歟

張彥良武將也以淸白官至正二品 中朝時聞 皇
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國以李芑爲都元帥張
彥良爲副元帥林亨秀以吏曹郎爲從事官亨秀
注見李芑以親老辭芑答以言于副元帥亨秀乃
投謁於彥良彥良戎服出廳事據交倚而坐亨秀
急具戎服與他從事皆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
未幾事寢不行後亨秀注見則彥良出迎于中門
揖讓上座設酒盡歡而罷可謂有古將之風矣
近時爲都元帥者四人金命元權慄以正二品李恒
福以左議政韓浚謙以從二品爲之亦出於一時

初不拘職秩耳
李舜臣在武弁中名稱未著辛卯年柳西厓爲相薦其可用以井邑縣監超授全羅左水使遂爲中興第一名將噫今世亦豈無此等人特未有知而薦之者耳
我國家不愛高官重秩以餌武將而爲武將者旣飽其欲不思報効唯以愛身自重爲務率皆臨敵先走爲士卒倡可勝痛哉大抵驟貴無識之人易致驕亢志滿氣得難以指使不如草萊寒士奮勇爭登者之可用養將之方恐不在於崇爵厚祿而已

麗朝時將帥各有家兵往往有跋扈犯上之變然以之平蕩外寇則亦其力也夫佳兵不祥之器況可藏於家乎本朝深創若是武將之在都下者不與兵權廩祿亦少或僅有一僮一馬者涼薄甚矣是故軍無久領之將將無常隷之軍鍊習不素名面不熟倉卒臨戰何以責其死力謂宜稍變其制而弛張之庶或可矣

中朝武職子弟悉令習讀武經七書及操習武藝云七書者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黃石公尉繚子李衛公也我國業武者雖習弓馬不讀兵書宜將古

之不出也

學士

按麗史崔滋初補學諭文名未著十年不調嘗作求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一日崔怡問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諭崔滋者及第金坵其次也滋竟代奎報掌文柄是時權兇擅國而猶以公道求人矣

祖宗朝藝文大提學主文而弘文大提學則以別人為之或言自 仁廟以後兩大提學一人兼之然按世祖朝申叔舟以領議政兼兩大提學禮曹判

書則此言恐未信也魚世謙李蓀金安老以議政
兼帶大提學 先王朝柳成龍以左議政兼大提
學吏曹判書又李蓀以通政因南袞啓請李德馨
以通政被薦俱陞嘉善授大提學夫官制出於一
時在得人而已無定規矣
徐四佳居正秉文衡至二十六年之久故如金佔畢
宗直姜晉山希孟李三灘承召皆不得爲之當時
言者以公不宜久專文柄公聞之曰我遞則誰當
爲此任或言公與金佔畢姜晉山不相悅恐衣鉢
歸於二公故不遞云未知信否

洪忍齋詩曰季淮踶趾舟恒正魚達成勘漑衮容老讓國昌申鄭忍吉忠諄愼貴無窮盖國初以來主文者卞季良尹淮權踶鄭麟趾申叔舟崔恒徐居正魚世謙洪貴達成俔金勘申用漑南衮李荇金安老蘇世讓金安國成世昌申光漢鄭士龍洪暹鄭惟吉朴忠元朴諄盧守愼金貴榮凡二十六人而繼之者李珥李山海柳成龍李陽元黃廷彧李德馨尹根壽沈喜壽李廷龜李好閔柳根也拜而辭遞者李退溪洪聖民李恒福也冊除者李德馨李廷龜也以議政兼者申叔舟魚世謙李荇金安

白沙誌傳作謂金叔貴榮非

光柳成龍也所謂容即容齋李荇號也忍即忍齋洪暹自號也

近代爲大學士者李漢陰德馨年三十一最少時主文缺漢陰與金誠一俱以通政被選圈點時沈右相守慶獨不圈漢陰曰李某年少在前豈有年三十一爲主文者乎吾欲其成就也先輩愛惜人材之意如此漢陰竟陞授大學士

藝文應教必以將來主文者爲之在平時金貴榮盧守愼姜士弼李山海辛應時柳成龍許篈隨闕除授自許篈後常缺而不補壬辰以後唯李好閔外

絶無無帶者盖重其選也
蘇陽谷與申企齋鄭湖陰同時而李容齋於陽谷最
所稱許屢言於 上前曰蘇世讓當爲主文之人
不可置在下位故陽谷自通政陞嘉善至資憲皆
容齋所請也陽谷乞養授洪州牧使赴任未數月
容齋又言文章之士不宜出外 上卽命召還前
輩之喜奬人如此厥後蘇與申鄭皆典文衡至崇
品年俱八十先後而陽谷雖爲士論所斥早退家
居享清閑之福者殆二十年 近世詞人考終富貴
無出其右者

史官

前代之制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官中有起居注漢司馬遷班固皆世史也按皇明翰林是爲史官亦諸司奏牘分吏户禮兵刑工爲十館編次合成之副摠裁刪削之内閣大臣摠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云我國修史之法緊取於此

古文曰宰相升沉人於數十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下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此說當矣然須世李芑爲相搆殺士林人或諷之曰史筆可畏答曰東國通鑑誰人看得乎余謂君如此言則

為惡者無所懲而為史者亦無所用其權矣

先王朝最重記事之任金斯文庭睦為假注書文筆不甚拙而 先王下教曰近來史官記事則多失本旨書字則畫出鳥跡特命改差自後注書非文學兼優者不得除授云

史官必以薦授謂之秘薦在昔新薦時焚香告天其誓文末曰擧非其人天其殛之所以嚴重其事也壬辰亂離時史官不備奇自獻以翰林在行朝只薦一人而其人名望未著乃不用誓文而以辭詭告于天曰因亂乏人不得已備薦云云聞者大噱

史局於宰臣之歿必書其卒及其平生行事之是非而須有一史官議以為此事重大須待諸史官齊會為之自後遂不書卒者今四十年許矣使一時名臣行蹟未免泯沒是幾於無史矣惜哉

余為內翰因曝曬得閱地庫諸書前朝時秘史積在者甚多有海東金鏡錄一卷乃李齊賢等所撰未克成書者而紀事頗有可觀又鄭揔李詹所為史稿即家藏史草也書事詳悉天災時政直斥無隱卷首又直書姓名其事近古可喜

我朝實錄平時內則春秋館外則忠州星州全州等

處分藏而壬辰兵燹後唯全州者獲免移置於江華至癸卯年該局印出累件分藏于江華及妙香山太白山五臺山其慮患之意益深遠矣但

宣祖大王即位以後至壬辰時政記蕩然無存國俗禁野史故亦無家藏史稿使二十年間嘉言善政無憑可書惜哉

使臣

梁侯景之亂百濟遣使朝梁使者見城闕殘毀號泣於端門外見者莫不洒淚景怒囚之及景敗乃還其使臣盖亦節義之士而史失其名可恨

唐明皇幸蜀時新羅景德王遣使臣泝江至成都進
貢明皇製十韻詩手札賜之畧曰衣冠知奉禮忠
信識尊儒益重青青志風霜恒不渝其使臣姓名
無可考惜哉
高麗自宋仁宗以後久絶使价至神宗元豐年間諫
議大夫安燾起居舍人陳睦始賫詔來所贈衣帶
靴馬金銀米穀雜物無筭將還舟不能載請以所
得物并貿銀且日減供饋折價貿銀國人唶鄙去
頃歲顧崔天使時始用白金為禮減餼折銀國人
創見而怪其貪嗇是後遂成弊例至于今日則不

僭濫觴矣

按元魏特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是時高麗方盛强故也唐時新羅序於渤海國之上宋時契丹使第一高麗次之使者及境及郊亭及館皇帝勞問皆至禮待尤隆今 皇明外國班次本國爲第一安南琉球諸國使臣皆不敢並列華使陳鑑賦曰朝鮮爲東藩重國禮義之區詩書之藪故特爲之稱首云

按石林燕語宋朝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餞亦

如之云今中朝於我國使臣館穀宴勞之禮亦非不享而爲使臣者不能取重於華人舌官輩又從而牟利爲所慢侮可歎

文昌雜錄曰元豐三年高麗遣使柳洪副朴寅亮獻日本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耳其知禮如此云

按柳洪武人以一言取重於中國可見辭命之爲重也

前朝朴寅亮與金覲宋神宗時使宋所著表狀題詠華人稱之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云其見重如

此而今其詩文不多傳於世何也至于 皇明赴
京使臣門禁甚密不得與中朝文人相接雖有如
寅亮之才無以自見矣按說郛曰知明州張中坐
私與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廢錮終身云是知禁制
之嚴自宋如此奉使者亦宜慎之
按麗史奉使者多賚金帛貨物中朝人謂高麗假事
大貪貿易來耳有朴宜中者不賚一物而往遼東
伴送歎其請白以告禮部天子引見待之有加云
近世使臣有不能律己者人以商賈目之羞辱甚
矣

張寧學於倪文僖後文僖十年而以天使出來時年二十四聞成三問等不在歎訝曰吾師倪侍講言東國多才士何寥寥眼中耶由此不喜酬唱其豫讓論或謂其有意而作云

龔用卿天使時蘇世讓爲遠接使鄭士龍以嘉善爲平壤迎慰使龔天使文章浩汗泛遊所作先播東方朝議皆以爲蘇不能抵當蘇在義州辭病以鄭士龍特陞資憲爲其代鄭笑曰朝廷以我爲兩日役也蓋謂常時則棄置臨事乃取用也顧天峻天使時李廷龜爲遠接使李好閔爲義州迎慰使廷

龜臨時辞遆以好閔代之廷龜為平壤迎慰使李容齋為遠接使在路遊香山聞 天使過江馳赶於之川容齋貌又不揚 天使怒不禮之及見其和章始添服唐天使書與副使曰此人詩壇老將慎勿輕製云文詞之於華國其重如此
黃洪憲天使時李栗谷為遠接使江上迎詔日天使問譯官曰這遠接使有山林氣象無乃借山林之士為是任耶譯官對曰遠接使以壯元及第位躋崇品非山林士也天使曰是做天道策者耶蓋公所製天道策文流入中國天使見之故也

亂後辛丑顧崔兩詔使出來接待始依平時李月沙廷龜爲遠接使朴南郭東說李東嶽安訥洪鶴谷瑞鳳爲從事官車五山天輅權石洲韠金南窓玄成爲製述官韓石峯濩以寫字亦在行蓋極一時之選也余最不文蒙差都司宣慰使 上以宣慰二字非尊敬王人之意 命改稱迎慰使後遂爲例

堯山堂外紀曰宋時高麗使人到闕不過月徽宗欲令觀殿試放榜遂留七十日云蓋特恩也今赴京使臣留館中朝以四十日爲限國制則過三十日者

使書狀推考其目事淹留者不在此限萬曆辛亥
余以冕服奏請留館一百四十日厥後李志完等
以誥命奏請留館又至二百日乃前所未有也
按唐時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受錢後命有司
與其費令赴京使臣盤纏朝廷初不區處使臣私
自求請于外方而外方之官多不齊送故使臣空
手而行顛頓道路者有之頃年議者創為成規自
該曹分定收給頗似便益而事竟寢且在前中原
一路及禮部人情不過扇帽等物而須目緊急奏
請賫送銀子或至數萬餘兩用之屑越故衙門下

輩視我人爲奇貨刀鐙需索之弊逐年衝甚有不
可言者
在前奉使日本者鄭夢周申叔舟最爲倭奴所服至
今稱之不容口頃年黃允吉金誠一同使日本時
倭酋桀驁事多不測黃畏怯每事依違而金性剛
守正不少撓倭人甚敬憚之盖雖異類而是非之
心亦不泯也
萬曆丁未朝廷因倭請和遣通信使僉知呂祐吉校
理慶暹差上副使佐郞丁好寬差書狀官後以通
信爲嫌改稱回答使書狀官改稱從事官擧朝爲

詩以餞其最所傳誦者尹同知安性詩也詩曰使名回答向何之今日交隣我未知試到漢江江上望二陵松栢不生枝李相國德馨一聯曰臣子未湔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盖倭賊發掘　宣靖兩陵爲萬世不忘之讐故也時宰聞之大忤

守令

楊誠齋曰堯舜三代之時吏未有以循名者非無循吏也舉天下而無非循吏也於吏之中獨表其一二以爲循則其不循者多矣按循吏有傳始自司馬遷盖漢武時崇用酷吏故有循吏之目爲

述異記曰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
呼曰封使君曰去不復來故語曰無作封使君不
治民喜食民意世之爲吏食民者衆矣皆是虎之
之類也豈獨封使君然哉
世謂太守爲五馬故唐詩曰使君五馬一馬驄按古
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
又曰太守五馬一馬行春云
按大明洪武中新化縣丞周舟有善政陞吏部主事
該邑民詣闕願再借特命舟復爲新化丞賜宴禮
部以遣之云我國之法守令不許再任而 先王

謂之上請宋朝始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詔具試題所出經史摸印給之云即今解題是也

續事始云開元中始取州縣案牘疑議又取經史義假設甲乙丙丁令舉人判斷是後世疑義之始也唐張鷟所著判語曰龍筋鳳髓其文甚麗乃當時科舉文也世謂鷟為青錢萬選萬中猶俗言百發百中也

按李賀制策登科禮部以賀父名晉肅不合舉進士時輩排之賀竟不第云昌黎諱辨蓋為此也又方干

我國生

唐鈌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温庭筠以有才無行羅隱性多輕易皆不得第唐世取人不專以才矣

張籍送李餘及第詩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觀此則新進士以衣與人其俗久矣

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作詩曰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壯元聲按堯山堂記曰谷第八名及第而唐時新進士唱名出皇城不問科甲高下皆唱壯元故云

褚載唐季人賀趙觀文重試及第曰一枝仙桂兩回春始覺文章可致身云云今本朝例於丙年設文

武重試蓋本唐制也
唐之李德裕權德輿皆以門蔭至宰相宋太宗朝李
昉為相子宗諤舉進士以文在中書罷之仁宗朝
韓億為叅政子綽以進士奏名不肯試大廷竟以
蔭入官至秦檜柄國子熺孫塤皆冠多士為士論
不齒其時科制之嚴可知
石林燕語曰自後周試策論三道于禮部每道以三
千字為率按夏竦詩云縱横禮樂三千字獨對丹
墀日未斜是也
宋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去寇準年十九或勸增

年答曰準年方進取可欺君耶旣入仕年三十餘太
宗欲大用而難其少冠服地黃無餌蘆菔未幾髭
鬚皓白丁謂曰拂鬚懷慚以詩刺之曰少年罷去
任紛紛不忍增年惑上聞餌攀衰鬚求速用如何
到此又欺君盖丁不是道寇亦自取之矣
尭山堂外紀註宋崇寧間行三舍法辟雍會試郡國
貢士陞諸司馬按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
賢者以告于王今俗以生進爲司馬盖出於此
葉少蘊避暑錄曰崇寧間以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
臨淮張保皐鄭年事爲題以策進士又宋祁曰晉

有祈奚唐有汾陽羅有保皐孰謂東無人哉按保皐是新羅人事載唐書與康蘭郭李並稱於青史豈非奇偉不世之士乎

宋時省試有賦文甚奇而用運籌帷帳之語考官以帳字非是黜之後考史記作帷帳漢書乃作帷幄云我朝鄭士龍以文章噪於一世然不慣五經文字嘗作考官見試卷中用以弋啟命者亦不知出處而抹之考試之任可謂難矣

登科者紅紙題名自宋已然而按高麗忠烈王時趙簡爲第一人及第賜黃牌以此觀之前朝時則似

用黃紙矣但高麗史凡登科給紅牌云黃則無乃
出於特命耶
皇朝科擧洪武初定爲三年大比之制而歷朝所取
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初無定額
耳
皇朝科擧鄉試則八月會試則二月並以初九日爲
初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初場四書義
三道五經義四道第二場論一道制誥表中一道
判五道第三場治道策五道雖國有大故科期則
不退也廷試定於三月十五日 皇帝親臨發策云

稗史言景泰辛未年廷試舉人王越試卷飈飛上天
隨於朝鮮次歲進還王世貞作王越傳亦載此事
曰其秋朝鮮貢使賫進云此甚異事而我國無傳
之者何也稗史又言王越以此得 上眷驟至大
官云

中朝登科文字主司代撰以傳布四方故萬曆中禮
部題本云先時預擬有洩漏之嫌館卷摘詞妨校
閱之務計莫有不便於此者今後場中不許撰文
其中式文卷純正典實是為程式者依制刊刻中
間有字句煩複文不甚妥者不妨稍為脩飾但不

許增損太多致掩初意有仍前代撰者參奏罰治
云蓋末俗尚文之弊如此
弇山別集載萬曆十三年刑部主事饒伸疏曰權柄
皇上之所獨馭也名器不可假人况賢科乎今邪
臣所爲同上行私者莫如科場之弊夫科目者國
家皷舞天下之大權大柄君不得以私諸臣又不
得以私諸子姪至公也故古之奸臣多矣而鮮有
壞此法者畏人以三尺議其後也惟唐達奚詢取
揚國忠二子宋湯思退取秦檜之子若孫書之史
冊以爲醜詆亦曠世一見耳未有人人冒濫如今

日之甚者又禮部郎中高桂疏曰洪武三年劉三吾白思謟等主試有物議　高皇帝震怒一遣于邊一棄于市正謂開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奸則無奸不作此而營私則無私不營也余謂中朝法制之嚴如彼而末流徇私之弊至此況我東方

辛

崔瀣文曰唐長慶初有金雲卿者始以新羅賓貢題名杜師禮榜至唐末凡登賓貢科者五十八人五代梁唐又三十二人逮高麗亦貢士於宋有王琳崔罕金成績康撫民權適金端等然所謂賓貢科

者每自別試附名榜尾至元朝與中原俊秀並舉列名金榜云按新羅時金夷魚金可紀崔致遠朴仁範金渥皆入唐登第其姓名可考者只此而已

高麗德宗時設國子監試取鄭功志等六十人試以賦及六韻十韻詩蓋監試始此所謂紅粉榜亦監試也

高麗忠肅王時始令舉子讀律詩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而本朝則只錄名入試故近來場屋不嚴舉子目不知書者稱以隨從至於末許通廢擧吏胥賤類亦多濫入代書借述之弊不可

禁止混雜極矣聞中朝每鄉擧前州府官會同試
取許赴初擧云倣而行之庶可矣
高麗時新及第甲科賜田二十結其餘十七結引見
賜衣服酒食兄弟俱爲壯元者准三子登科例歲
給其母粟三十石又忠穆王時金仁琯連魁三塲
王親授紅牌賜馬紅鞓許著金花帽且三子登科
者其父授職母歲廩沒者封贈至本朝惟五子登
科者賜米贈爵故絶無而僅有之
國初以來五子登科者僅有二三李禮長智長誠長
孝長恕長皆文科李芑荇薇文科而蕃苓武科近

時則尹昫曙晧瞰暐四年内皆捷文科而但仕俱
不達尹昉暘暉暄領議政斗壽之子兄弟四人文
科顯仕至宰相庶弟旰武科亦陞堂上乃前所未
有也
永順君溥廣平大君之子也　世祖朝設登俊試命
列卿大官宗室駙馬皆赴試親臨策問大臣鄭麟
趾鄭昌孫申叔舟為對讀官永順以正一品君入
試居第五賜恩榮宴于議政府壯元金守溫以下
各賜鞍馬又　幸溫陽於行在所設科取士并設
重試永順擢第一特命加一日遊街乃異數也永

徐

順歷事四朝再策勳掌撰明皇戒鑑及六典至成
廟朝卒年僅二十七矣
光廟朝宗室進禮君衡有文武才以慶尚兵使入為
吏曹參判又永順君溥參重試及登俊試春陽君
緈參式年及第駙馬河城尉鄭顯祖參 親試第三
名厥後宗室只試藝而不許文武職駙馬則雖如
礪城尉宋寅之文才不得登用焉
世祖朝取武科一千人 上召居末者問曰今世復
有才下於汝者乎對曰後榜壯元是才下於臣者
上大笑擢用其人後果稱職云

昌慶宮集春門在太學西畔甚近世傳 祖宗朝往往便輿出幸太學講論經傳 成廟一日御春堂臺由集春門召在泮儒生講經賜第至今以為美談

祖宗朝或以四韻詩取人 中廟朝金安老以鞦韆律詩為壯元其詩曰東風初破小桃腮節迫秋千雨洗埃繡鳥掠花紅露濕纖肢擘柳綠烟開初[illegible]弄玉吹簫去還訝飛瓊御鶴來堪笑半仙真戲劇景陽兵禍是成胎此時節迫鞦韆云者乃不成語而景陽兵禍亦誤用事似不入選矣

賈誼過秦論末云是二世之過也即所謂過秦者也中廟朝金絿以過秦賦魁進士舉場不知題義皆以懷古為辭有軍士滑語金公曰考官言以懷古製之則失旨也云公製垂畢聞之始悟裂其草而改撰遂得第一

金慕齋每以試官入場屋考試精審務得人才必經十五日出榜至今稱之 先王朝己亥別試余與完陽府院君李忠元偕為考官李公常言國家以擇士之柄付于我等何敢不盡心若有厭怠之心考校不審失落人才則必有天殃凡試卷中雖甚鹵

券不堪讀者必盡篇乃已過旬日始出榜甚得考官之體矣

金範赴進士會試作瓶笙詩曰寧隨鄭泉作酒器考官不識所謂密遣書問于金慕齋而知之遂擢第一鄭泉事俱載韻府及事文類聚諸書而考官不及知是以君子貴乎博聞強記也

我國式年及第專取講經其意甚美而但講經之人既無致用之實又或不能屬文故俗數慢必曰實學及第有以致之也或以為依中朝專取一經則可也

入場舉子書冊搜挾之禁在前極嚴唯韻書外不得私持一卷故赴監試者細書山立玉色義塞鼻孔以入時謂義盈庫今則法禁解弛公然負持以入舉場為一書肆良可駭也

儒生不讀書之弊未有甚於今日以剽竊他人之作僥幸得捷為能事至於四書疑則作者不滿數人而舉場皆謄出或加減數字或不改一字而用之如書寫謄錄之為試官亦眩於考覈且不可闕額目而取之故爭相效尤遂成弊習不可禁止議者以為宜罷四書疑以論代之或以為生進皆取詩

賦而罷四書疑議久不定未知何者爲善然不先
正士習則恐無益也
近世登第最少者郭𧺝十八李大海李𡊨李厚十九
李廷馨李德馨李壽伯二十朴箎十八爲及第壯
元許篈十八爲生員壯元尹暄十八爲弘續十九
爲進士壯元唯李德馨最達李廷馨尹暄爲名宰
餘皆不達古人以早年登高科爲不幸良以此也
中朝人嘗言會元天下才殿元天下福寺福兼全者
寡矣以皇朝人才之盛而舉三元者唯商輅一人
豈不難哉我國近世唯李珥爲生員及會試殿試

壯元此外無聞而遂脉斂求亦爲進士及會試廢
試壯元是出僥倖耳
中濬從溲之子也能文善書畫中廟朝登賢良科拜
翰林尋罷榜還收紅牌仍失其白牌爲詩曰紅牌
已收白牌失翰林進士摠虛名從此峨嵯山下老
山人二字孰能爭後受杖遠竄象故歷典州郡陞
堂上而終國制凡登科給紅牌司馬給白牌故云
先王朝丙戌年謁聖試製李泌乞還衡山表車天輅
爲四館時製與擧子呂繼先爲第一放榜後事發
獄起 先王震怒人謂事將不測而只 命竄配

後於經席 上謂侍臣曰車天輅眞奇才也未久
放還憂惜人才之盛意吁其至矣
宣宗大王深以時文浮靡爲慮命擧子用老莊文字
者一切勿取庚子榜及第李涵以用莊語 特命
削科由此遂爲成例至今遵行
諺曰我國公道惟在科擧而世道日下姦巧漸滋不
公不正近來益甚無榜出而人言不勝藉藉或謂
如中朝設場屋則可無此患然苟無公道有屋何
益區區法制之末不足以防姦宋元豐間禮部貢
院火擧子皆死 皇明天順七年會試場屋災擧

子焚死者千餘人此亦可慮又謂如麗末罷科舉可也是則有激之言不可曰噎而廢食唯恢張公道慎擇考官庶乎得矣

壬辰變後得倭頭一級者勿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斬飢民頭認倭頭以要賞者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倅設宴以榮之人作詩嘲之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牌中怨血流太守慶筵知有酒盡分殘瀝慰啾啾

乱後取武科甚廣一榜所取多或至數千或有不解操弓而得參者或有賤類而得參者通共數萬人

盖欲其使人興起而無補實用科名亦太賤矣

致仕

七十致仕法也而　祖宗朝以來致仕者盖鮮大臣請老則賜几杖而已近世宰臣致仕者惟八溪君鄭宗榮領府事沈守慶鄭琢寧原君洪可臣外無聞焉

王羲之言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殊遂爲會稽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誓曰自今以後貪冒爲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按懷祖王述字也夫古今才過於人而名位相懸者何限羲之於此不廣矣且

不欲苟進則但當誓之於心足矣何必誓墓而後可耶然視世之貪榮嗜進者其雅志亦足尚已

陶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作歸去來辭時年四十一蓋彊仕之年也謂歸去來者歸其官去其職來其家也

唐韋表微為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擿白冒游少年間承一班一級未見其味也又田豫乞致仕曰年過七十而以位居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罪人也按賀知章八十六有疾始乞鑑湖為道士此非章田勇退

之比而唐史傳之隱逸後世稱其高尚何也
李左尹潾暮年謝病家居不受祿大臣沈連源尚震
等白爲奉朝賀受祿以終其身厥後李府尹彥憬
年八十欲得奉朝賀吏曹以無前例不許其不曉
故事甚矣按吾學編曰皇朝之制凡乞致仕者不
限年聽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乃養廉恥之
道也我國士大夫年至退休者絶少而至於奉朝
賀法典所載而亦不擧行可歎